范太史集

一六

德若太中仕不苟合風節著見於時出入侍從而清貧如素士諸子皆克孝事親盡力務養其志然則夫人所以助其夫訓其子者從可知矣銘曰

易正家道詩厚人倫教本於內行反諸身夫人之賢克配君子有德有言前烈是似直內方外士之所難於穆夫人居之以安歸從皇辟賛有幽刻詒其子孫視此爲則

朝請郎致仕張公墓誌銘

公諱保孫字子遠其先深州束鹿人曾祖光偉贈太子

南門使曰兩朝通好日久往來如一家可謂太平守不能對公曰太平無象何但爾邪使者服曰誠名言也七年告老得謝官累朝請郎勲柱國服紫衣金魚八年十一月乙巳卒年七十一公為人醇謹孝弟出於天性事恭安公不冠帶不敢見過庭必趨恭安公夜分不寐不敢退出入第門外上下輿馬自言平生未嘗對父坐恭安公官於四方公未嘗一日離左右及將歸老公始仕為鄉里官年四十餘矣恭安公久尊顯奉養如意既老閑

供奉官李宗彥次適奉議郎校書郎司馬康次不育次適郊社齋郎司馬棫孫男三人克和郊社齋郎克勤永靜軍司理參軍克諧未仕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五人孤克勤以元祐二年十月葬公於邢州龍岡縣白圭鄉夷儀里祔僕射公之塋司馬校書狀公行事抵史官曰吾舅行如此其可以不銘謹諾而銘曰

張氏在冀莫如恭安顯于四朝壽考多盤惟其有人幹父承考孝弟慈祥以至耆老鄉人尊之卒化以躬循循

間地又乞案薛向李肅之擅興种諤高遵裕矯制取綏州之罪處以典刑宗室以服屬裁蔭子之數立出官之法從之又言向傳範后族不當領京東西路安撫使宜易之以杜外戚僥求之源執政言傳範以累典郡有政績而授非緣外戚與之上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其他日妄求也宰相有乘時旱歉多買民田及用所厚善者為修實録檢討官又乞其子判鼓院公累疏論列上為罷檢討鼓院又重進退大臣乃罷公諫職除兼

范太史集卷三十九

順爾何能為昌透注矢三發皆不中諸蠻驚畏以公為
神相率願降幷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
荊湖南北悉平就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
州路兵馬鈐轄公曰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
成都乃享厚祿養資考之地非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
六宅使領端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都部署明年
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日
四廂都指揮使加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惠州防禦使

賜號雄勇亮節功臣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侍衛
親軍馬軍都虞候馬步軍缺帥詔公入朝兼總二司未
幾兼領殿前司上親試田瓊韓存寶武藝不中格皆訴
云嘗從郭逵涇原有功未賞上命公升殿問之信然乃
録用之上顧問邊事公條具方畧以對上甚悅泛論朝
廷大事時富公以直諫被讒上問公何如公曰富弼忠亮
臣以全家保之上察公可備輔弼治平元年先以公復
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校太保

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為荒萊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閑
田來獻諸羌曰謹聞命有吝田者我等為公滅之得良
田千餘頃乃下令名弓箭手人受田百畝馬五十匹旬
月得壯士千人騎萬匹省屯戍餽運之勞詔獎之賜捺
吳川堡曰治平寨青雞川堡曰雞川寨神宗即位加静難
軍節度觀察留後復乞鮮樞職會御史中丞言宰相不押
常朝班以為跋扈指公為黨公固請閑郡名還朝至京師
閤門待罪上遣中貴人促視事公力辭乃為宣徽南院

州遣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吳積援大順夏人聞之亟還守度要擊敗諸金湯敵衆遁歸韓獻肅公絳宣撫陜西四路种諤師師將取横山公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幕府與公論難公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別生他變為朝廷憂以議不合詔召還朝上問公曰种諤取囉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何如公曰願速備撫寧則囉兀無患上曰何也公曰昔夏人取靈

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囉兀隨之上深以為然未及往備撫寧已陷遂棄囉兀明年慶州兵作亂關中騷然諸郡皆警朝廷憂之拜公永興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興軍至鎮徹警去備追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禽盜人情乃安徙判秦州充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甘谷城通渭寨皆扞西圉甘谷形勢孤絶民不樂業公使增築五

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揚言曰大師至矣賊少止麾下士勇百倍公叱騎將張世矩王慜合戰諸伏皆發賊大敗蹙入於江者不可勝數江水為之三日不流斬首數千級殺偽大將洪真禽左郎將阮根乾德大懼奉表詣軍門請降納蘇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公與諸將議師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凡征安南兵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公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

一身活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聞約交人聽
旨公入塞亦疾甚臥護諸將城順州及桄榔縣而還詔
赦之又罷宣撫司公上章乞閒郡養疾除判潭州朝廷
以公不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禄大夫左衛將軍西京
安置杜門不出者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今上即位授
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落致仕檢校司空知潞州武
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許明年復廣州觀
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力請老拜左武衛上將軍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元祐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西
京嘉慶里第享年六十有七訃聞輟視朝一日贈雄武
軍節度使公娶史氏封平原郡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
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承事郎忠臣西頭供奉官忠恕
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忠良忠諫皆先公卒忠恕後
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通直郎夏大定大理評事錢堯承
務郎胡士修宣義郎吕昭問内殿承制石舜賓承務郎
王秉文廣濟主簿范埴皆其壻也一早卒孫男六人孫

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為上論之甚詳上大奇
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久不能成公召諸軍曉
金鼓營陣之法者得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
先是鄜延雖多屬羌而無法制不足用公擇其勇技出
衆者奏官之皆激厲賈勇數萬皆為精銳兵械犀利為
諸路最善用將校每至所部使人人自言所能暇則閱
試而記之故所用無失慶州之役主帥歸罪偏裨既斬
李信劉甫又治鄜延西路都巡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

出入中外常為重輕所至隱然如長城朝廷四方恃以為安論將帥必以公為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應紀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返交人畏讋遂不敢動公嘗言曰兵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故公一謫不復振處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及二聖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寢久無意於世矣年未六十即自有榔棺貯之居第每與客觀之幕府辟士極

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當吝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初文正公在相位與吕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修官制以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職事亦先帝詔書本意也草具未上而文正公薨至是君復上舊槀降付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十月除右正言以執政親嫌辭不就職五年春上疏歷陳前世治

以公言為然始解人不知向學公毁淫祠及寺無舊額
者百餘處取其材廣學宫士得居處講習即學為公立
生祠知和州郡境有麻湖瀕江二十里環湖田數千頃
無畜泄之備雨久則田皆陷澤中為一方患甚鉅公疏
河通江介湖中為溝港雨暴注則瀉諸江因溝港通運
舟達城中數千頃皆為良田歲收三百餘萬斛朝廷優
賞其功熙寧六年初行免役法有司欲過取羡錢公召
諸邑令使量民力為入額一定無所增損使者譚公措

朝廷方委公馬政而獻言者以冗占牧地民兵請一切
廢監公言兵馬錢穀國之要務兵闕可招錢穀可斂馬
廢不可旦夕得唐初因隋馬三千匹命張萬歲領牧事
麟德中孳數至七萬六千置八使領監跨蘭渭秦原四
州之地猶為狹隘國馬之盛獨稱有唐而緩急有備今
兩監牧地止二萬頃比唐十不及一臣承乏領使國馬
大事不敢避萬死盡言書上建議者慚沮不敢辨乃据
公以報孳息不實卒廢監公亦還朝神宗察公言直釋

知澶州辭日上諭公以河徙欲鎮安百姓執政進擬從官朕選用卿公至澶以治績稱秩滿再任河朔保甲白晝持梃公為盜教隊巡檢和德挾提舉司勢因緣枉法掠聚貨賄監司隱忍不敢詰公一日發其贓狀僚屬皆惶恐公即獨奏其事捕德下獄提舉官聞之馳驛至澶取保甲囚盡釋之公曰山可移獄不可變既窮治取其首領於刼掠處斬之餘皆配隸澶人感泣朝廷亦命他路監司審其獄皆實重貶德自是與提舉司益不協保

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先是交子務以二年為任監司奏留君半歲遂著令以二年半為任舉者三十人知昌州遷太子中舍易階通直郎瀘卒譙青因博戲殺人獄五徙輒變監司委君一訊而折以具獄讞竟獲免死於是一路獄之難決者多以委焉徙知劒州官軍討瀘夷道出劒關戍關卒數十人輒亡從軍以幸戰功及師還主將悉捕送郡有司以為禁卒逋亡踰月當死君